

■第一视点

“周老虎”倒了 制度补漏没有完

□杨涛

围绕着“华南虎照”中的集团利益盖子已经揭开,但是,政府的公信力损失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闻发布会而完全挽回,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事件中,反映出打造“法治政府”的种种难题更没有得到破解,在后“华南虎照”时代,“法治政府”何去何从,值得每一个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公民深思。

首先,是关于政府权力规范行使与如何积极有为的问题。其一,政府必须依法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不能超越边界,这是“法治政府”中“有限政府”的体现。在“华南虎照”中,陕西省林业厅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也未对华南虎照片拍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立法机关、人大代表在这次“打假”中没有起到作用,人大代表为何没有在人大会议上对政府机关和相关领导人进行质询与“问责”?

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因此,如果不解决政府规范行使权力的问题,“华南虎照”事件完全可能重演。其二,政府机关必须依法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这是“法治政府”中“有为政府”的体现。在“华南虎照”被公众与媒体普遍质疑后,相关媒体和公民多次要求陕西省林业厅公布有关“华南虎照”的信息,但是,陕西省林业厅一再拖延不办。事实上,陕西省林业厅的行为并非孤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仍然有许多地方政府

拒不公开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其次,是关于政府权力如何受到制约与监督的问题。陕西省林业厅在“华南虎照”的表现,已经表明,在一个受到利益集团控制的政府机关内部,权力要自我纠错之难。新闻媒体和网民对于此次“打假”起到了巨大作用,这再次昭示,保障新闻媒体独立公正的监督才有利于强化对政府的监督,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仍然值得深思的是,为何立法机关、人大代表在这次“打假”中没有起到作用,

人大代表为何没有在人大会议上对政府机关和相关领导人进行质询与“问责”?再有,公民如何来行使权利来监督政府同样值得思考,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公民完全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来强制政府公开相关信息,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中,原告被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与法人”,因此,在涉及及公益的问题上,公民没有权利通过提起诉讼来起到监督作用,这让公民监督政府愿望落空;同时也让司法在整个“华南虎照”事件中,无所作为,在监督政府中作用边缘化。

随着“华南虎照片事件”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有关“华南虎照”的争议可能会渐渐平息,但是,如果不对这一事件中暴露出的建设“法治政府”难题对症下药,国务院提出用十年打造“法治政府”的希望,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都可能落空!!!

■公民发言

真正的公平是没有“居住证”

剥离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取消城乡的户口差别,取消户籍的区域歧视,取消户籍之下不同的国民福利保障,真正实现国民的自由迁徙和文明共享,才是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改革

□石子砚

深圳市政府6月30日宣布,将于今年8月1日起在全市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让外来工们拥有深圳“绿卡”。该市人口管理部门的人士说,“推行居住证管理,将认可他们的市民身份、赋予他们市民地位、让他们同等享受市民待遇”。

谁都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因素,农民工或者说外来工群体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产物”,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化生存状态,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他们曾经因为讨薪无门,而不得不爬上城市高楼的顶层;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与汗水,却不能共享城市文明;他们更无数次因为子女的入学问题,而紧锁愁眉。别说是“同等享受市民待遇”,就连最基本的“居住权”,他们也需要“居住证”才能得以在城市暂时落脚。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有1.2亿左右的农民外出务工,而且每年呈600万的增长趋势。而在深圳市,流动人口也高达1200万之巨。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如果长期游离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他们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应有的回应和保障,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也会给城市的管理和社会的稳定带来潜在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境况之下,深圳市“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让外来工们拥有深圳“绿卡”,形成人的有序流动,实现人的动态管理,凸显人的身份公平,体现了对于现代城市文明和社会公正基本价值取向的靠拢,无疑是一种进步,值得称道。

但是显然“居住证”并不是终点。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只是一种“有限公平”。真正的公平应是没有“居住证”。也就是说,剥离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取消城乡的户口差别,取消户籍的区域歧视,取消户籍之下不同的国民福利保障,真正实现国民的自由迁徙和文明共享,才是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改革。惟其如此,改革成为有利于民生的改革,改革成为有利于发展的改革,改革成为能被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改革,才能成为可能。虽然在当前境况之下,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却应该时时刻刻都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追求。在有限进步的时候,我们不能沾沾自喜,而应时刻告诫自己:真正的公平是没有“居住证”。

■图说说图



漫画 赵舒静

他们为何“为假虎作伥”

□郭奔胜

长达8个月的“华南虎照”真假案终于真相大白,“虎照”原来是周正龙为了诈骗钱财而制造的假照片,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理。原本是一个人造假,却为何牵涉到13名国家公职人员呢?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极其深刻的。在这场“虎照”风波中,陕西省林业厅和镇坪县的一些官员一直扮演着“挺虎派”的角色。他们草率地相信照片中的老虎是真虎,急切地宣布发现了珍贵的华南虎,还大张旗鼓地给造假者颁发奖金等。造假者骗了一大批公务人员,甚至连专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员也被蒙蔽,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镇坪县和陕西省林业厅部分公职人员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假虎作伥”,充分暴露了其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这些官员如此看重发现老虎,是因为

在他们心中,只要有了虎就有了名,有了名就有了炒作的由头,有了炒作就能吸引眼球。这样,旅游上来了,财政增加了,名气打出来了,官员的政绩也就有了。所以,他们不顾常识公然地帮助造假者摇旗呐喊,就在权威专家频频发出质疑声时,他们仍然我行我素。

“为假虎作伥”其实绝非“虎照”个案。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为了挖掘所谓文化资源,不顾历史事实,随意胡乱编造,造“节”造势。一些历史名人的出生地,一些历史名人的终老地,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都被多个城市争相发布,不管沾不沾边,不管有没有历史依据,只要达到炒作目的就行了。

一些官员热衷于出名,热衷于所谓的政绩,最终损害的是政府的公共形象,也给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市场。当前要高度警惕“为假虎作伥”者损害形象,扰乱民心,所以对“虎照”事件的公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同时,还要纠正一些公职人员中流行的错误政绩观,防止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据新华社

■时论剪贴

挺虎“专家”原来是个针灸师

这些动辄以专家自居的人物,在自己完全陌生的专业领域信口开河,挑战正常人的常识,该承担什么责任?

□落魄书生

前天上午,陕西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确认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是“纸老虎”,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逮捕了周正龙。从去年10月开始,持续8个多月的“周老虎”造假争议,终于有了官方钦定的说法。

除了那两张周正龙用于造假的年画,我注意到发布会上展示了一个木质虎爪模具。而恰恰在3天前的6月27日,媒体报道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刘里远教授(其实是副教授)提供了周正龙拍摄的老虎脚印照片,刘副教授煞有介事地解释脚印照片不可能造假,因为“照片放大后,可以看到各趾的深浅都不一样,掌垫部分也是凹凸不平的”。只要有点常识,就能想到将虎爪模具做得凹凸不平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周正龙能想到,刘副教授却想不到。

刘里远作为“挺虎派”重要人士,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给他增添了不少专业色彩。笔者好奇之下,通过学术论文数据库检索,竟发现刘里远从未发表过动物学学术论文,更不要说研究猫科动物了。1990年迄今,刘里远共发表29篇论文,几乎清一色是研究针灸的,实验方法多是针刺动物的穴位,以动物有反应证明人体经络存在,用于实验的动物是老鼠、兔子、青蛙。去年年底,央视《新闻调查》中柴静采访专家鉴定组成员,一个是研究田鼠的、一个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个是研究鱼类的,而这次被媒体奉为华南虎专家的刘副教授,发表的论文都是《中医是宏观医学》之类,则更是匪夷所思。

在周老虎事件中,公众普遍怀疑周正龙只是一个临时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远未全部曝光。而这些动辄以专家自居的人物,在自己完全陌生的专业领域信口开河,挑战正常人的常识,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周老虎这个拙劣的骗局,却引来不少所谓专家发表貌似科学的言论,科学如果沦为政治或金钱的附庸,则只能蒙受羞辱。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只是为他某句话作注释而已。李森科(T.D.Lysenko)提出在外界环境刺激下,小麦能够变成黑麦,虽然完全违背现代生物遗传学常识,但符合“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政治正确,为斯大林所赏识,把持苏联生物学界长达30余年,所有反对者遭到监禁、流放、枪决。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原载6月30日《南方都市报》)

■本埠话题

这样的“面子工程”多多益善

□王学进

建德市出了个新鲜事:该市安监局、药监局、劳动保障局、科技局、统计局、农办、团市委、科协等8部委搬进了新安江中学废弃了两年的教学楼,这里成了机关大楼。每间教室用三层板一分为三隔开,就成了三间办公室。教室只是作了墙面简单粉刷,木框窗保留着,地板纸遮盖住凹凸不平的水泥地面。再加上拆除政府原机关办公楼让路于民,腾出办公楼建社区活动中心,已批建的办公楼被叫停,省下的钱用于民生。这被称为浙江省建德市政府最大的“面子工程”。(6月3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这样的新闻出现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强省真有点不可思议!建德市虽说不上浙江最富的几个县市,但也算不上穷。从建德市统计局

发布的2007年1—11月主要经济发展状况看,该市1—11月实现财政总收入15.94亿元,与其他县市区相比,财政总收入比桐庐县高出3.25亿元,比淳安县高出9.05亿元。以这样的财力,建几幢漂亮的机关大楼完全做得到。

但他们硬是没有建,而是把钱用在了建设新的新安江中学等民生工程上面了。他们舍得把钱投入教育上面。据悉,2005年,市政府给新安江中学建了一个占地208亩的新校区。这个新校区仅篮球场和排球场就各有7个,还有标准足球场和塑胶跑道。而包括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内的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挤在建于1959年的陈旧简陋

的市政府机关办公楼办公,一下雨就漏水。市委书记和市长办公室一样,在12个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张桌子、一张沙发和一个文件柜,房间显得十分拥挤。而今又容不下的8部委集中到废弃的教学楼里办公。这在外人看来太“没面子”的事情,在建德市政府及当地群众眼里恰恰成了最大的“面子工程”。你道怪也不怪?

行文至此,自然想起阜阳颍泉区的“白宫”,颍泉区是个财政穷区,——据颍泉区政府公开的数字显示,2002年,全区财政收入仅6612万元,全区农民的人均收入仅1000余元。但区行政办公中心仿照美国白宫,建得极是豪华而招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区耗资大兴土木兴建“白宫”之时,对面一所小学,因无线改造危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向海外申请了国际援建资金。在颍泉区是,豪华办公楼与破旧学校遥遥相对;在建德市是,豪华学校与废弃校舍改建而成的简陋破旧的机关大楼相映成趣。哪个更有“面子”,哪个更显“落魄”?当然是“白宫”更有“面子”呀!

可偏偏是这样最有“面子”的工程遭到了公众百分之百的唾弃,人们称之为“扰民工程”“腐败工程”,而上述建德市的“面子工程”则得到了百姓百分之百的拥护和支持。为什么?因为“面子”不是体现在它的表面上,而是体现在它的骨子里。建德市政府在废弃的教学楼里镌刻进了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坚强决心,以及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办学思想,以及“还钱于民”,将三分之二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执政理念。这样的“面子工程”多多益善。